



记忆中的四场大雪

○刘力

早晨起来,推开窗门,外面已是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雪花,似位温柔的天使,在空中翩翩起舞,轻盈而美丽。生长于江南,近些年能看到这么大的雪花实属罕见。披着漫天的雪花,伴着匆匆的人群,便忆起关于雪的许多往事。

最初记忆中的大雪,已经过了半个世纪,却永远那么透亮。那时我刚上小学,因为上学要翻坡,父母破天荒让我别上学,便躺在温暖的棉被中。

在那个大雪之夜,我首次听到了“瑞雪兆丰年”这句话。父亲说,下雪等于给地松了土,虫害消失于严寒,当年一定会有好收成。站在村头的田边,遥望竹林,雪在竹林扬扬洒洒,犹如落入人间的白色精灵,眼中那幅雪景图印刻在脑海中有半个世纪,我与伙伴们在雪地里追赶,蹦蹦跳跳,背后丢下了一串充满童真的笑声,那笑声至今还很清晰。

那以后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。

第二场大雪距今已经32年了,我的儿子也已32岁。那场大雪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儿子呱呱落地,迎来一场暴雪。医院与家隔着一座桥,便申请了一辆公车,载着妻儿出院返家;车如蜗牛般前进,终于停在了桥中央。无奈之下,顶着凛冽寒风推车,心念的仅剩莫让车内的孩子受到委屈,那幅图景、心境足以感动世间,可惜当时拍照不便,场景便与时光永远地溜走了,仅仅留下一份美好记忆。平常20分钟的车程开了2个小时,待到家时,穿着的雨靴只能艰难地褪下。

后来给儿子说起这一幕,他呆呆地看着我,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,因为他从没见过大雪,自然有点茫然。

10年之后,我遇到了第三场大雪,那已是

世纪之初,那时的我已是新闻管理人员,与记者一起在城内穿梭。

交通要道、单位小区,处处是铲雪铺路的人们,全然不顾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,呵着气默默地忙碌着,有位花甲大叔也在队中。他说,为了别人少摔跤、好走路,苦点累点,值得!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,也一直在鼓励着我,身后的日子便添了份勇往直前的勇气,多了份助人为乐的友善。

今天的大雪距上次又过了20年,我已迈入了花甲,孩子在远方辛勤的工作,坐在温暖的办公室,看着如雪花飘来的慰问,心里感到无限的甜蜜。我知道,楼外肯定熟悉场景,队队人马护卫着这座城市,给市民带来便利和安心。步入老年,更多的应该顾及自己的身体,莫给别人添麻烦,这不也是人生的善举么?

雪仍下着,像珍珠,晶莹剔透,如鹅毛,纷纷扬扬,人们以各种优美之词颂雪,我却如饮一坛老酒,固执地写着雪中的往事,期待着雪停的那一刻,万道金光照射在茫茫的雪地上,给人以无限的想象与憧憬。

雪花飘飘年来到,又是一派瑞雪丰年的喜人景象。这一刻,我更加爱上了雪,喜欢静静地看着雪,看雪花悄然落下,听雪花微弱的声音,静静地回首往事,顿生欢喜与幸福。

四场大雪,让我品味人生。我记忆中江南的第五场大雪何时降临?那时我可能已步入耄耋行列,但依然会拾掇美好的时空岁月,稳稳地度好人生的每一步。看吧,树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,有的小树已被压弯了腰,只有几株松树仍然顽强地挺着身子。

小年小美满

●管淑平

春运到来,离过年也就没多少日子了。过年是隆重的,家人欢聚,谈天话地,就是最朴素又温馨的幸福。

过年的热闹,大抵就是被小年一天天地推向了绚烂的高潮。农历腊月二十三和腊月二十四,是南方与北方的小年。在北方要吃糖瓜,在南方要吃汤圆。甜,是一种幸福的期盼,小年小团圆。而糖瓜和汤圆的甜,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味觉的体验,还有对过年最朴素的期待以及对美好生活憧憬。

在北方,小年当然得吃糖瓜。晶莹剔透的糖瓜是用大麦芽做的,像一个圆形的小团儿,再撒上金黄的小米粒儿,阳光照射下来,还能够看到那一种泛着光亮的纹路。糖瓜很甜,味道酥脆,还没吃多少,小肚子就鼓鼓的,嘴巴也被甜得化不开了。

我家乡所在的南方,过小年又是另一番景致。

小年这天,我们早早地起来,打扫好房间,不论是高高的门楣,还是窗框的里里外外,就连看不到的犄角旮旯,我们也会拿着扫帚慢慢地清扫干净。看着整洁的屋子,穿着父母买的新衣服,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。

柴屋的火塘里正燃烧着玉米秸秆与柴禾,带着清香的草木气息。在火塘的铁三角架子上,正烧着一锅水。水烧热之后,母亲一边把水

倒进洗脸盆中,一边吩咐我们赶快进屋洗脸。洗过脸后,我的脸蛋与小手都变得暖乎乎的。

这时,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着准备早餐了。灶台是用黄泥巴一点点垒起来的,灶孔的边缘被柴火熏得黑黝黝的。小年的主角,在家乡永远是一碗圆圆的汤圆。汤圆是糯米汤圆,是将糯米泡软后再用石磨一点一点磨好的,馅是白糖或者红糖。在一口沸水滚滚的大铁锅中,汤圆正接受着温度与质的蜕变。煮熟之后,单纯地闻着那锅里的香,似乎能够闻到一种米香呢!

煮出的汤圆我们并不着急着吃,而是要专门盛一碗出来,祭祀灶神。只见母亲将汤圆盛入一个白而光滑的大碗,淋上热汤。再点上几支香,插在土灶靠着墙的一角。将汤圆好好地供奉在灶台上,为灶王爷享用,祈求灶王爷能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

等祭祀完毕后,母亲才会给我们每人舀一碗汤圆。碗里的汤圆冒着热乎乎的白气,像一片悠闲的云朵,带着幸福的甜,飘散在空气中。听着鞭炮的噼里啪啦,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圆,真叫一个安逸!

小年,是味道上的一种甜,是精神上的一种小美满。过了小年,就是热热闹闹的大年,我们的心里也充满期盼。

雪花写给大地的情诗

刘守林

龙年,一场落雪,叫人兴奋,叫人欢喜!

总觉得在中年的日子里,让人蠢蠢欲动的事情已不太多了。没想到,窗前一场扬扬洒洒的落雪,立时就让我的心绪变得不同。此刻的雪,犹如年少时第一眼遇见怦然心动的人一样,总有一种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美好。清晨,醒来,遇见一场倾心的雪,当下就陷入痴醉。

正逢周末,落雪不大,却有着不一般的魔力。这时,会不会欢喜的做一些什么呢?是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看书,是兴奋地跑在野地里撒欢,还是会站窗前想着心事,或者是约上三五知己围炉煮茶,一曲轻音,不着边际地唠家常。我想,无论是哪一种,都是繁杂生活里的抚慰。

我是喜欢安静的。这种喜欢安静,与其说是成长,不如说是有了一定的年纪。倒不是说老了,但在闲下来的时候,我也开始喜欢回忆过往,想起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流年。

那一年的年底,只有10岁,也是一个下雪天,真的很冷。

那个年代,几乎都是一些黑白的记忆,破旧的黑白电视机里是黑白画面,被小炉火熏黑的白墙面,身上套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衫子,穿着黑色臃肿的大棉裤,而外面定是素净、刺眼的白,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觉得欢喜。

农乡下的冬天,万物都沉寂着。偶尔的狗吠声、门前穿行的拖拉机、薄雾中几家烟囱里的一缕青烟,就是那时候的整个冬天。似乎,那些日子就在眼前,而我穿着臃肿的衣服,走在去学校的路上,就算再不舒服,也得结结实实地穿着。其实,那些大多数都是哥哥、姐姐的旧衣服重新改来的。天气不好的时候,外婆手中的针线,蜂窝煤小炉散发的刺鼻味道,快要烧开了的水滋滋冒响,炉膛里架着已经烤焦的馒头或是烤透了的红薯……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冬天的记忆。

爸爸买来一个烧炭的炉子,因为煤炭相比蜂窝煤贵一些,又想着节省,他便带着我和哥哥去附近的烧灰厂去捡煤渣,那些被人丢弃没有烧尽的煤炭,被捡回来时还发挥着余温,那是一件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事。在那一片温暖的地方,用小耙子来来回回地翻找着,风再大也不会觉得冷。

回忆过往,并不觉得那个年代有多困顿,而却觉得这些小幸福、小快乐在不经意间被日常积攒起来,经过时间的萃取和浓缩,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渐渐丰盈、渐渐饱满、渐渐鲜活。然后在某个时刻被记起,心上清明顿悟。回忆过往,让人明白要珍惜生活,更要热爱生活,抓住细琐的光阴,就能让繁杂的日子生出温暖,生出欢喜,铭刻出流年的味道。

其实,我们想要好的生活,就是要珍惜屋里的柴米油盐,守住窗前的风花雪月,还有心,留些余力寻找心中所向往的东西。

有时候,想要的幸福和快乐并不遥远,珍惜所拥有的,就好;寒冷的冬天有温热,就好;孤寂困顿时有知己三两,就好……想去看花,花儿芬芳,那么生活就简单多了,最好的惬意,就是珍惜这种简单的、平凡的日子,让人遗忘经年里的荒芜,让人庆幸身在冬天还有家人陪伴,让人在时光里有所怀念,让人珍惜所有该珍惜的印象。